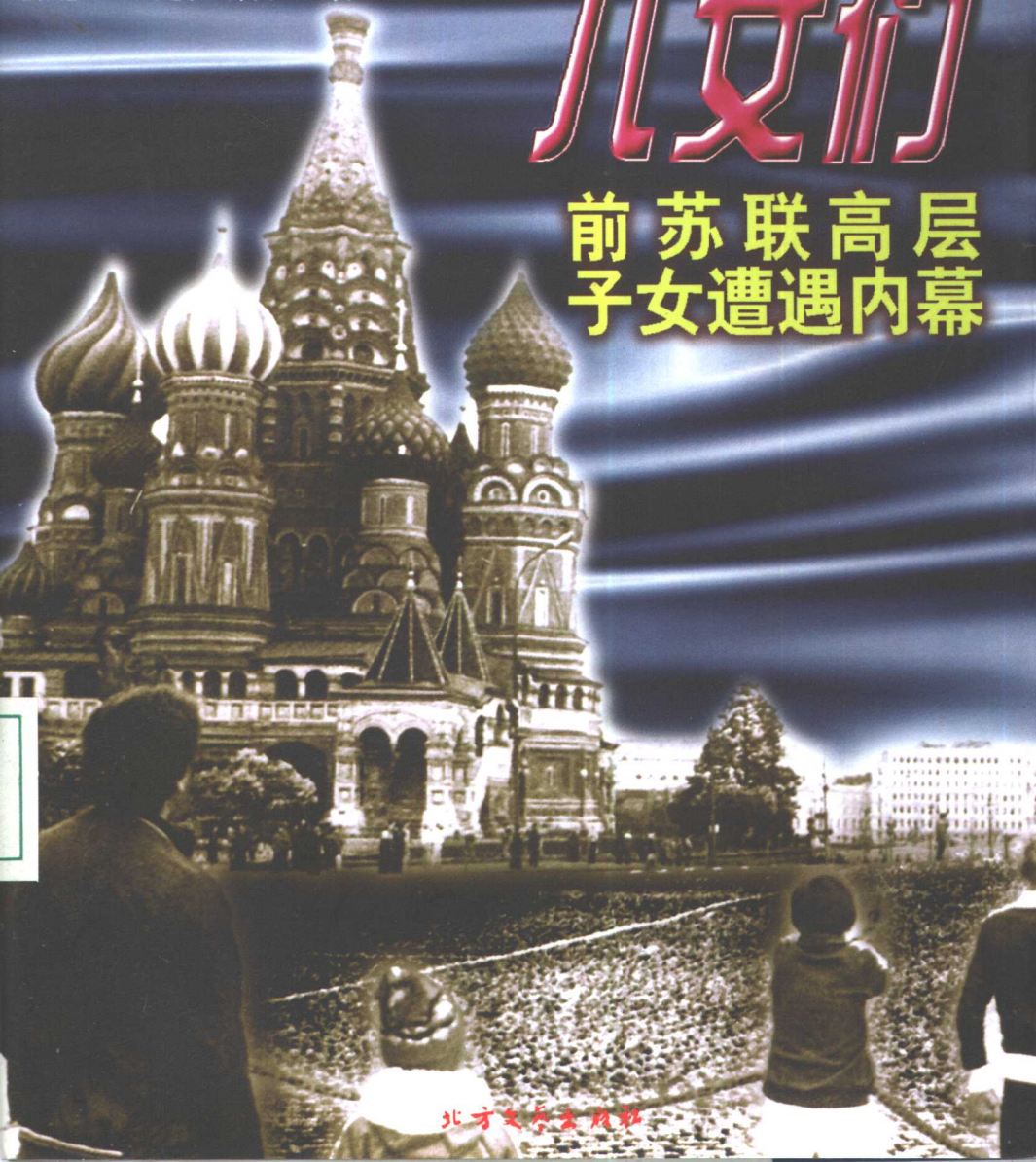


# 克里姆林宫的

[俄] B.C.克拉斯科娃 著 徐昌汉 译

# 儿女们

前苏联高层  
子女遭遇内幕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克里姆林宫的女儿们

[俄]B. C. 克拉斯科娃 著

徐 昌 汉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梅庆吉  
装帧设计:杨群 李栋  
责任印制:刘玉龙

克里姆林宫的儿女们  
KELIMULINGONG DE ERNÜMEN  
[俄]B. C. 克拉斯科娃 著  
徐昌汉 译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mm×1168mm1/32·印张 15  $\frac{14}{16}$ ·插页 2·字数 370 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

ISBN 7—5317—1043—9/I·1023 定价:24.00元

残书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绥化市中兴东路103号)

# 目 录

致读者 .....	(1)
儿童的保护神 .....	(4)
跳出个什么结果? .....	(8)
伟大的宗教审判官之子亚西克 .....	(16)
亚西克的出生 .....	(16)
亚西克的照片 .....	(44)
同父亲会面 .....	(52)
亚西克在克里姆林宫 .....	(60)
社会教育 .....	(72)

“各民族之父”同他的儿子们 .....	(75)
斯大林的宴会 .....	(75)
亚科夫·朱加什维里 .....	(86)
瓦西里的青年时代 .....	(97)
瓦西里的运动生涯 .....	(112)
“斯大林的孙子” .....	(125)
巴巴耶夫工厂的巧克力 .....	(133)
克里姆林宫的厨房和小食部 .....	(140)
唉,女儿们哪,好女儿 .....	(152)
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 .....	(152)
“我是一个好斗的姑娘 .....” .....	(171)
“不去看戏了,今天加马尔尼克要去世了” .....	(185)
“我父亲的战马” .....	(198)
“革命的金童子” .....	(213)
爱的能力 .....	(213)
“.....就这样他成了尤里·鲍里索维奇·古 斯曼” .....	(228)
同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的会见 .....	(233)

- “他为闸住迫害的车轮竭尽了全力”…………… (241)
- 果园和农田都在为贝利亚而歌唱…………… (241)
- “每当我谈起父亲……”…………… (248)
- “当贝利亚被处决以后”…………… (258)
- 虚构情节的真相…………… (261)
- 推开“具有全苏意义的退休干部”的家门…………… (266)
- 父亲、母亲和共产主义“未婚妻”…………… (287)
- 钻石,男人,还有一点酒精饮料…………… (307)
- 勾引女人的行家里手…………… (333)
- 西洋景…………… (339)
- 加林娜的情夫茨冈人布利亚采…………… (341)
- 丘尔巴诺夫…………… (356)
- 斯维特兰娜…………… (394)
- 最后一章…………… (452)
- “道德的浪潮”…………… (452)
- 克里姆林宫的斯芬克斯…………… (460)
- 专制主义的“罩门”…………… (469)
- 家庭改革…………… (473)

天堂的苹果.....	(478)
贴身保镖的回忆.....	(486)
尾声.....	(491)

## 致读者

我完全清楚动手写这本书所承担的巨大责任。书从来是记叙文明的编年史，它把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保存下来，使之流传下去。

历来，写回忆录一事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无不渴望从目击者口中了解事物的真相……

撰写回忆录的成败又取决于社会氛围，取决于当局对回忆录的态度。

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现在还不是写回忆录的时候。”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撰写回忆录都是一件至难的事。虚构代替了事实，意识形态代替了历史。编造出了一部既有自己的英雄又有自己的恶魔的苏维埃神话故事。

当时，回忆录受到了特殊的“保护”。

现在你拿在手上的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拉丽萨·瓦西里耶娃的研究成果——著名的、读者所喜爱的《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一书的续篇。

你们读过《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吗？

读书的地点、方式、场合等各有不同；在图书馆读，在家里读，坐在沙发上读，乘车乘船乘飞机的时候读，在上班的时候读，



等等等等。可以读过就忘，也可以同朋友们一起讨论。在斯大林时代党内吃喝成风，而在列宁时代从来就没有过宴会的事，——事实究竟如何，人们可以为此争论得声嘶力竭。头一本《营养美食大全》居然是在可怕的 1937 年问世的，此事是否属实？

在各式各样的阅读方式之中，我独推崇下面两种：

1. 讨论式的阅读；

2. “手里拿着笔”的阅读（即把眉批、小结随手写出来）。

本书就是这两种阅读的“成果”。这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成果”。想当年古罗马作家奥尔·赫利每日秉烛夜读，抄录不辍，所为就是要那些无缘读到这本或那本书的人能从他的抄录中窥得该书的一鳞半爪。这样才出了一本《阿提克夜读偶记》——许多个不眠之夜“手里拿着笔”阅读的结果。

瓦西里耶娃提出的主题激动了我，几乎使我彻夜不眠。为什么？原因很多。

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还这么感兴趣，这会不会使我们看上去像个傻瓜？这些问题只好请各位自己去解决了。

在《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一书中提出了“妇女和政权”的问题。

可孩子们呢？在为政权而斗争的这座熔炉里孩子们的心灵又是怎样在塑造着的呢？

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宅里，牺牲品和刽子手是邻居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的孩子们可能是好朋友，彼此往来密切。

心灵的奴役违背知识和情感的意愿而发展。整套整套的东西发展起来，其目的只有一个——要把思想排挤出去。这种情况在 70 年代尤甚。但遗憾的是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新的一套在排挤思想——排挤回忆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情况。

在我的书里我将沿着《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一书作者的脚步

印走下去，我也将试着把历史和心理结合起来，同日常生活以及人的命运结合起来。

我们习惯于认为历史科学同心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历史是一种干巴巴的东西，它致力于发现社会生活的抽象规律，依据的不是结论，而是事实。它以大量繁琐的考证来检验事实的可靠与否，它寄希望于读者的理智而非其想象力和情感。

让我们寄希望于情感！

我要提请注意的是：这本书是一本相当通俗的读物，其中广泛使用了过去已经发表的回忆录。

在布拉特·阿库扎瓦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行：

我拜读过各种人物的回忆录，  
拿它同过去的场景进行比较。  
要能做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  
我力图从那堆散乱的书页中  
拼凑出一个互不矛盾的世界……

我们也在力图以克里姆林宫居民们的回忆录为依据，“拼凑”出一个互不矛盾的克里姆林宫里的“世界”。

亲爱的读者们，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导游指南，它将带领你们漫游在曲曲弯弯、变化莫测、充满形形色色家庭问题、足堪同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喜剧相比美的权力走廊……

对于这些领袖的后人，是否还能用一句“果子落地离树远不了”来说明一切呢？他们的生活又是否“比蜜还甜”呢？

你们也许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曾给你们或你们的孩子往胸前别过一枚带列宁儿时肖像的十月纪念章——肖像上是一个浅黄头发的小男孩，跟后来秃顶的无产阶级领袖模样毫无共同之

处。也许那并不是列宁儿时的肖像，而只是一个长相迷人的普通小男孩？也许事情就是这样？……谁又能说得清楚？

你们还记得糖盒子上和巧克力上的克里姆林宫风景吗？真是甜蜜的回忆……还有那熨得板板正正的少先队红领巾吗？我们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过它那红星的光辉（但也许是射线？）的照射。

回忆录就其本质而言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作者们对一切都是从他自己的望楼上作出评价的。不论是对事还是对人……

可不能什么都信！

你们应该用克里姆林宫小居民的眼睛来看看克里姆林……看看那些爱自己父母的政治活动家的儿女们是怎样来谈论他们的！

许许多多的回忆中，现实在克里姆林宫的镜子里是被歪曲的！

让我们读一读，分析一下，同朋友们亲人们在一起讨论一下！

那么真理在哪里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 儿童的保护神

布尔什维克以保护儿童为己任……

目的和动机？

列宁没有自己的孩子，这大家都知道。存在着各色各样无法核实的传闻。不过这仅仅是推测。他没有孩子！

小时候我非常可怜“列宁爷爷”。情况有点让人想起神话故事的开头：“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没有孩子……”

有一回我问姨妈：

“列宁是不是很痛苦？”

“为什么？”

“他没有孩子呀。他是不是很寂寞？”

“他简直太走运了。有了孩子还不得给他抹黑呀？好多事都是这样。”

反正我是一点也没明白。

后来到了幼儿园我们开始学诗歌：

太阳有多少条光芒，  
列宁就有多少个娃娃。

列宁是大家共同的“爷爷”。

他有精神上的继承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

还有我们的少先队组织呢？

它被冠以列宁的名字。全体苏联儿童都是“少年列宁主义者”。

我觉得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非常典型，它表达了“以列宁主义精神”教育人的精神实质和氛围。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前往红场参谒列宁墓。在那里前来祝贺党的十三大的少先队员们举行了隆重的检阅式。

“大会代表们分列在列宁墓的两旁，主席团的成员登上了陵墓。那时的陵墓还是临时性的，木头的，直到后来它才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大约一万多少先队员列队站在红场上。孩子们的头、红领巾和鲜花汇成了海洋。当共青团中央代表瓦修金宣布检阅开始并宣布从此以后少先队组织将以伟大的列宁的名字命名时，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

“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几位成员发表了贺词、著名的德国女共产党员克拉拉·蔡特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国际工人运动一位最老的活动家，大家尊敬的费利克斯·孔作了发言。他的外貌使人想起古代的圣贤：长长的白发，蓬松的也是白色的胡子，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智慧的、炯炯有神的、明亮得同年龄不相称的眼睛。

“‘我作为一个长者，’他对少先队员说，‘受委托带领你们庄严宣誓。’

“他把誓词念了一遍，广场上的上万名少先队员跟着他重复。

“‘随时准备着！’少先队员们发出的声浪在红场上滚动着。

“这是令人难忘的时刻。当检阅结束、大会代表进入陵墓时，我们默默从石棺旁走过。”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保护儿童处。

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和安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在十月革命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了“保护儿童”的工作。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你生活在莫斯科，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一个农村小男孩写信给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说，“可我们村里什么苦见不到！”

还有一个小男孩给她写信说他想再过他父母过的那种日子了：父母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而他们却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尽管它如今扎根的地方只有十平方米，可将来它总会扩展到全世界。”谢天谢地，小男孩总算没说对。

内战时斯降临的那些苦难，无论是饥饿、寒冷，还是疾病、贫

穷，总是首先降临到孩子们头上，出现了无人照看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所有这些孩子都将变成贫穷的，但却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近卫军”。

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学前教育处这样写道：“儿童的学前教育是一个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自由民主的俄罗斯在建设新生活时首先应该关注弱者中的弱者——儿童，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对于儿童的社会教育应该从他们诞生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进行……尽早在他们身上发展固有的社会潜能和劳动潜能，全面发展他们的机体、智力、意志、主动精神无疑将会成为发展具有创造精神的个体的保证。”

乌里扬诺夫一家和克鲁普斯卡娅一家都是教师之家。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子都有志于成为教师，为这样的事业贡献出一身。

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向在她们的心中从来没有淡漠过。

这样的志向在她们的文字工作中也有所体现：克鲁普斯卡娅没有自己的孩子，她计划出版一部《教育词典》或是《教育百科全书》，按照列宁的看法将会“在俄国教育出版物中填补一个重要的空白”，而且“将会是非常有益的工作”。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方面的论著加在一起有好几部之多。

列宁的妹妹关注的不是教育学问题的理论阐述，而主要是文学。早在她哥哥亚力山大活着的时候，她就试着写过一篇儿童故事。她在科库什金服流刑的时候又写过短篇小说。此外她还从事儿童作品的翻译工作，主要从意大利文翻译。

为了统一和协调保卫儿童的工作，列宁的妹妹和许多同志一起，其中包括卢纳察尔斯基、捷尔任斯基，建议组织一个“保卫儿童委员会”。1919年初该委员会成立。它负责收容那些被战争

和饥饿扭曲的“难教育的儿童”，他们在心灵上受到摧残，健康受到损坏。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儿童咨询组织以协调儿童收容所和教养院的工作。

高尔基把保卫儿童的工作称为“英勇的劳动”，称赞它的领导人“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

那还用说！儿童工作怎么做怎么有理嘛。

穷困的，但忠于列宁事业的人越来越多。

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来“保卫”儿童的。

## 跳出个什么结果

第一代“苏维埃大官”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他们并不特别追求舒适的生活。清心寡欲属于正常现象。个人的需求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在这个问题上粮食人民委员久鲁巴之子弗谢沃洛德的回忆非常有意思。

久鲁巴拥有支配粮食的权力，这在饥荒年月不啻对许多人拥有生杀大权。

他的孩子们一定是吃得撑破肚皮啰？

但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粮食人民委员的儿子根据三方面的材料向读者介绍了克里姆林官的生活：当时的文件，父亲的叙述，个人的回忆。

所谓文件，指的是列宁的著作及其生平记事、列图文选、1918年的俄联邦宪法。在这本宪法的扉页上，久鲁巴亲笔写了几个字：“将它作为遗嘱留给我的孩子们。1920年于莫斯科。”

“留给我的孩子们，”弗谢沃洛德写道：“这意味着所有的孩

子们，下几代的正在成长的孩子们……”

弗谢沃洛德把他在少年时代听到的关于列宁的故事、同他一道工作同他谈话的故事认为是自己最大的财富。

父亲力图把这些谈话的气氛转达给孩子们。

弗谢沃洛德指出，对于他来说，历史课不是开始于学校，而是开始于全家围桌而坐、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也坐在这个大家庭圈子里喝胡萝卜茶的时刻。他们是别人家孩子的教育者，所有苏联儿童的教育者！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久鲁巴来说，生活不能以工作和家庭来划分，年复一年，情况始终如此。“共和国和每一个有孩子在挨饿的家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就是我家的经历。”儿子的记忆中保存了父亲写下的列宁的话：“在这样的时刻，——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这一点永远是正确的——每一普特粮食和燃料都是最神圣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神圣职责就是给人们以和平、劳动和粮食。”

粮食人民委员的孩子们非常熟悉饥饿的滋味！

人民委员本人常常饿得晕过去。有一次竟不得不赶紧给他搞点糖来吃，好让他能继续工作下去，不致造成大脑工作瘫痪的情况。他的孩子们常常是饿着肚子上床。当他们向父亲要东西吃时，久鲁巴总是回答说：“这还不算挨饿……”

那党内的特殊供给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弗谢沃洛德的饥饿童年的确是无法同勃列日涅夫之女加琳娜的“甜蜜生活”同日而语了。

特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拉丽萨·瓦西里耶娃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布尔什维克们胸怀最崇高的愿望，他们本不愿看到任何特权。



“但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新上任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们一个个饿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晕倒在原沙皇政府的办公室里。

“列宁不愿失去他的这支精锐部队，于是发布了一道坚决的命令，建立了特供制度。那是一种经济困难没解决之前的应急措施。这一措施一直延续至今。它变成了党的机器的基础……”

老布尔什维克们胸怀着崇高的愿望，而他们的子女身上（当然，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的子女）却产生了特权的贪欲。

1926年一个超级亲苏维埃的女作家沙吉娘构思了一个短篇叫做《跳跃》，其中揭示了“领袖之子”的意识机制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来剖析一下沙吉娘的《跳跃》。故事发生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别墅区”。

“……当地的条件：有八位奈普曼的妻子，有专家夫人们，还有人民粮食委员部的几十名工作人员，他们都令人气恼地同一位重要的党的工作者——可以算做是‘领袖’的那种，——比邻而居。他也是，很不谨慎地就住进了这个蟑螂窝，仿佛没穿裤子的孩子一屁股坐到了蚂蚁窝上一样。

“党的工作者是个鳏夫，有个孩子。那些奈普曼的夫人们内心深处颇为得意，因为她们的孩子能跟‘领袖’的儿子玩耍在一起。她们把他叫到家里来，对别人大讲克里姆林宫里人们的生活，从城里把好朋友请到家里来，谈话中不经意地朝维佳问上那么一句：

“知不知道今儿个什么时候克里姆林宫给你爸打的电话？”

“等到孩子们跑出去玩的时候，这位奈普曼夫人便耸耸肩膀，咕里呱拉地对客人说了一通什么‘这个不幸的孩子’简直一会儿也离不开她的格列库阿啦，什么如今看来搬到城里也断不了这种意想不到的联系啦，等等。这位女客羡慕得眼睛发绿，回到莫斯科城里绝不肯放过把‘领袖’的家庭生活娓娓道来如数家